

一座城

雷小丽

安庆，北枕龙山，南临长江，地处长江咽喉位置，自古便是兵家要地，是一座底蕴十分深厚的城市，更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我心仪的一座城市。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有山有水的地方大多钟灵毓秀。

有水的城市就有灵性。始建于明隆庆二年的振风塔，是安庆古老的地标建筑，亦是安庆人培植文风的见证。安庆还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里河网如织，湖泊相连，有数不清的老街古巷。站在“倒扒狮”的街头，文友静姐向我们讲述老街的前世今生，临了她特意强调：“大家看，这条街的建筑极具特色，有中式风格、有欧式风味、还有徽派风貌……总之，这条街可能是全国唯一一条汇聚各色建筑风格别具一格的街区了。”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每家的格窗外悬挂的灯笼让户户充满了别样的风情，倒扒狮的厚重之美，不仅仅在于它的建筑风格，而是它的建筑处处透露着中华文化与美学及西洋艺术的交融。于是我想，穿越时空，早在20世纪，或者更早，安庆作为安徽省的省府，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定是它的包容开放、文明和谐、兼收并蓄，才使这条老街自成特色，才会有如此的精彩纷呈和繁华热闹。

我16岁外出求学，有幸在安庆度过了忙碌、充实的三年高中时光。也可以说，是安庆的山水人文培育了自己诚信、勤奋、坚韧、拼搏、耐劳的品质。也因在安庆待过三年，所以对迎江寺、枞阳门、倒扒狮、吴越街等地方很熟悉。当年，枞阳门是皖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每天上演着安庆版的“清明上河图”的繁华盛景。而节假日，我也会骑着单车，摇曳在菱湖公园，看万物复苏，听莺歌燕语；也曾静坐江边，凝望迎江寺黄墙红瓦，遥思那远去的鼓角争鸣。

安庆有太多骄傲而沉重的历史，古城、省府、太平天国主战场，这些都是安庆的过往。这次有幸参观了英王府，内心倍受感触和感动。原本对英王陈玉成的了解只是历史书上的只言片语，这次实地参观，获益良多。据说，英王府得以幸存，多亏文友胡铭老师的父亲胡寄樵老先生，胡寄樵先生原先是安庆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他几十年对英王府进行勘测、调查、研究，多方考证，力排众议，最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认定，安庆市任家坡古色古香的一幢旧宅确定为太平天国陈玉成的英王府。更让人感动的是，今年年初，胡铭老师把家传藏品一枚木质官印与三封太平天国专家罗尔纲的信札捐赠给了英王府，这为研究安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据传这枚木质官印市场价值近20万，可胡铭老师却无偿捐赠出去，这该是怎样高尚的品德和深厚的文史情怀啊！

来到延乔读书处，尽管屋外天冷风大，但看到屋内庄严肃穆而又整洁的陈设，内心充满敬仰和感触。一群人仔细聆听静姐精准细致而又饱含感情的解说。再步入二进院落，只见鲜花簇拥中，陈延年、陈乔年的雕像矗立其间，身姿挺拔、目视前方，展现了两位烈士步履坚定、英姿勃发的精神风貌。在静姐的引领下，全体人员肃穆于陈延年、陈乔年雕塑前，举拳宣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三鞠躬礼毕，我的内心充满对满门忠烈用生命铸就如今和平幸福生活的感动。眼前人如潮涌，有许多年轻人从不同的地方而来，他们参观学习两位烈士

革命事迹，感悟延年、乔年精神，获取伟大奋进力量！我在想，英雄的延年、乔年依旧“活”着，活在无数当今同龄人的指尖与笔尖乃至心间，他们跨越时空和生死，成为一种红色顶流。

安庆，一座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的城市、一座写满中国近代史悲壮历史故事的城市。它依江而生，与江共荣，江水带来的柔情，哺育了千年古城的人文气息。其实它更是一座宜居的城市，此刻，我突然想起海子的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份诗意的美好，足够概况我对安庆的喜爱。

风与云
汪丽娟 摄

一条大河波浪宽

胡晓延

作为引江济淮工程重要组成部分，江淮运河是连接淮河、巢湖、长江的黄金水道，集供水、航运、生态效益于一身。

我喜欢称江淮运河为大河，这称谓显得贴切而亲切。大河凿开江淮分水岭，使得长江与淮河牵手，留下“曹操河”的古老传说。建安十四年（209），曹操统一北方后，自故地出征，屯兵合肥，视合肥为军事重镇，亲率大军南下东征孙吴，淝水就成了战略要冲。曹操命手下的一员将领带兵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打通江淮之间的咽喉要道，连通江淮，操练水军，漕运将士和粮草。然“日挖一丈，夜长八尺”，最终弃之。这段运河，因曹操下令修建，故称“曹操河”。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曾经的风云际会如今已成历史，“曹操河”却依旧平静地迎接日升日落。但千年前的梦想，在新时代照进了现实。2017年9月，引江入淮工程被确立为安徽省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号工程”，进入全面开工建设阶段。一道江淮分水岭，让南淝河流向巢湖汇入长江，东淝河则汇入淮河。

在江淮运河江淮沟通段蜀山枢纽，长江水被抬升12.7米，翻越江淮分水岭，经瓦埠湖、东淝河流到淮河。为竞相目睹蜀山枢纽的风采，合肥人时常选一个晴好的双休日，一家老小驱车前往郊外的将军岭，找一处高地近距离欣赏这座亚洲装机、流量最大的混流式泵站。

“船在船上走，水在水下流”，在江淮运河肥西段，淝河总干渠从运河上飞跃而过，比引江济淮河道高出30多米，两条河道互不影响、各行其道。这条“水上立交”在2023年荣获桥梁界的“诺贝尔奖”——亚瑟·海顿奖，成为引江济淮工程中最著名的网红，也是人们来合肥旅游的打卡新地标。

一路走走看看，大河一路奔流，有时两岸坡岭高悬，势如三峡；有时河面与河堤相平，开阔而苍茫，有“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之韵味。春日，油菜花恣意怒放；秋天，金色稻浪涌向天际。四时之景不同，将千里运河装扮得无比亮丽。

秋高气爽时节，我从安庆再次出发，前往引江济淮工程引江济巢段（菜子湖线）长江输水渠口——鲟鱼镇。江水枯瘦，江堤弯弯，引领我一路向北。近了，最先映入眼帘

的是江堤上的引桥，似长长的飘带，连接小城枞阳与古城安庆。鱼道、泵站房、主控楼、节制闸等设施一字排开，让我惊叹不已。

记得仲夏时节，我因采写引江济淮工程报告文学来到这里。那时雨水丰盈，菜子湖、巢湖的水面上涨得似乎要漫过坝顶。圩堤内，可是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啊。于是，枞阳引江枢纽内，刚投运不久的五台巨型水泵机组飞速运转，向母亲河长江喷出水浪。一位姓伍的年轻工程师告诉我，前后不到10天，居高不下的菜子湖水位就下降了一米多。湖区周边，不见往日百姓忙着防汛保堤的身影，湖区内的水稻正抽穗扬花，清风徐来，荡漾起绿色的浪涛。

离开鲟鱼镇，我沿河岸奔向下一个目的地——菜子湖。相较于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菜子湖略显瘦小，但湖里鱼虾肥美，岸边水草丰茂，说这儿是候鸟的天堂一点也不为过。每年冬季到来之时，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儿，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北方飞临湖区越冬，吸引许多摄影爱好者蹲守拍照。

我爱自然风貌，但更喜欢菜子湖南岸孔城老街的古朴与厚实。我看见一位老人在距老街仅百米之遥的孔城河边放笼捞虾，过去和他闲聊。老人说他与老伴从工厂退休后，翻修了老宅，在河边颐养天年，恰逢河道改造清理了河里的污泥，曾经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景象得以重现。老人闲来无事，便弄来几只虾笼，随手丢进门前的河里，晚放早收，每次都能收获两到三斤的鲜活河虾，老两口乐此不疲。

在大河流经的瓦埠湖岸边，我遇见一对跑水运的年轻夫妻，夫妇俩终日驾驶着载货3000多吨的大船，穿梭于长江与江淮运河航线之间。丈夫海哥为人厚道质朴，妻子媚娘漂亮干练。天长日久，夫妇俩在流动的家里待久了也难免无聊，为打发枯燥难耐的漂流时光，媚娘灵机一动，将运河沿岸的美景拍成短视频发布在网络上，和广大网友分享运河的美丽风光。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爱唱歌的媚娘常常哼唱这首歌，她说自己是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如诗如画的大河。

